

去石涛的墓园

文/育邦

在平山堂的后山，能见到石涛的墓园，这是我未曾想到的。

文献多有记载，石涛墓在大明寺后，也都语焉不详。但我以为并不确切的墓穴定位不会影响我的凭吊之情。

早在1953年，扬州有关方面就在大明寺谷林堂后建石涛和尚纪念馆，以作凭吊。塔阴由金石家李梅阁题文“石涛和尚画，为清初大家，墓在平山堂后，今已无考。爰补此塔，以志景仰。”但纪念馆在文革期间被毁。无考是其一，供人凭吊是其二。所以建这个石涛墓园也无可厚非。虽然扬州还有与石涛有关的“片石山房”“大涤草堂”遗址，但这里却是凭吊石涛和尚最佳处。鉴真大和尚是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；欧阳文忠公是坐花醉月，风流倜傥；而石涛和尚是不事修饰，大涤人世。这三种不同人生境遇都是生命大境界、大自在的展示，能在同一个空间中得以观瞻景仰，幸莫大焉！

石涛俗名朱若极，“前明楚藩后”——就是说他是明朝遗民、藩王的后人。“画兼善山水兰竹，笔意纵恣，尽脱窠臼”。石涛的身世，用他写给八大山人的诗精确地作了表达：“金枝玉叶老遗民，笔研精良迥出尘。兴到写花如戏彩，眼空兜率是前身。”表面上说的是八大山人，是金枝玉叶，朱明皇后裔，其实是一语双关，写的也是他自己。两人都有丹青之妙笔，两人又都是和尚。

石涛和尚年轻时任侠豪放之气，他的朋友李麟说他“怀奇负气，遇不平事，辄为排解；得钱即散去，无所蓄”。他那纵横肆意、泼辣率性的画法并不受当时所谓主流画派的认同，他们对于石涛的艺术更多的是鄙夷与惧怕。但石涛依旧我行我素：“要行行，要住住，千钧弩发不求免”。他从不介意世俗的讥评，亦献诗给当时的皇上康熙帝，游兴于帝都，与三教九流多有交游，“遗

民”的称呼似已不再适合于他。作为艺术家，他想得到权力的抬举、同行的认可，但未遂愿。既无缘，他即挂帆归维扬。“有缘即住无缘去，一任清风送白云”。

晚年石涛决定定居扬州。定居扬州之初年，即作《邗沟雨图》。绘雨中之扬州，水墨烘染，六合阴霾，烟云掩映，花树淋漓，极写天涯孤旅之愁。画中阁上有人枯坐。又有一幅《云到江南图》，作于大涤草堂，题句有“黄昏不响广陵钟”语，画的是扬州西北郊原景色。有一小拱桥，通人烟稠密村舍，花树一区，雅致可观，极似清时名闻四方之念四桥。《淮扬浩秋图》则是石涛描绘扬州的代表之作，署名“大涤子”。画面乃扬州北湖景色，层次丰富：近处城垣绵延，人烟稠密；中部烟波浩渺，湖光映带；远处冈峦隐约，乃邵伯高邮一带景象。

我虽不懂笔墨，却喜附庸风雅，疯狂地喜欢石涛和尚的《画语录》（包括他的题画诗和题跋）。这本薄薄的小册子，我以为是世界艺术史上最为独抒己见的艺术随笔，处处闪烁着位伟大艺术家的思想光芒。读到“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，山川脱胎于予也，予脱胎于山川也。搜尽奇峰打草稿也。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，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”，你不得不拍案叫绝，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绝妙的时刻；天地辽阔，造化无穷，山川要我来说话，我即从山川中来，神遇迹化，天人合一。

石涛曾交过一位朋友，即后来的扬州八怪之一高翔。于石涛而言，高翔亦徒亦友。石涛在死亡降临之前曾自画墓门图，并有句云：“谁将一石春前酒，漫洒孤山雪后坟。”《扬州画舫录》言“石涛死，西唐每岁春扫其墓，至死弗辍”，西唐就是高翔的字，为徒为友，年年为故人扫墓酹酒，感人至深矣！石涛和尚有友如此，夫复何憾？■



洪泽湖 摄/黄艳

晨曦

文/杨莎妮

清晨，被公鸡的打鸣声扰了甜梦，推开窗，原来梦并没醒。一层茫茫的水雾，百米之外就是梦中缥缈的太虚幻境，似有亭台楼阁。

正如每个绝色美人，都有一个绝色名字。枣林湾，带着芳香和饱满的色泽，从梦里近到眼前。

就像靠近亲密的人，一缕特殊的味道裹住身体。同样是湖水、田野，各地会有不同气息。是被名字迷惑了吧，即使不是枣子成熟的季节，空气里还是渗透着丝丝缕缕的甜味，伴着眼前一轮半空中的红日，形似糕点，忽地觉得，美景与美食无异。

走上大坝，左边是田野山丘，右边是湖面波光。山丘树林一层层地向远处延展，半露半隐，在迷雾中浮现。若不是在梦中，何至于看到这样清晰的海市蜃楼。飘浮在半

空的白桦、山尖，若不是在清醒之时，早已奔向山中仙境寻仙问道而去。

是否醒了？百步之遥，一排茂盛的芦花在风中摇摆恣意。揉揉眼睛，当真是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……花为雾白，却落入粉色梦境。两只芦雁掠过，芦花向北，而燕向南。顷刻间响起燕鸣阵阵、飒飒芦荻声。而梦没被声音惊醒，延续着向西，看见湖面波澜不惊。

粼粼中的淡紫朝霞，点画在水雾当中。心里就在刹那想起一个人来。似是而非的惆怅，已经不那么痛了，却也能在几乎被遗忘时，被景色点醒。真的不在乎了，湖面的辽阔和边界的朦胧，美色当前，自然千帆过尽皆不是，脉脉水悠悠。

神色只稍一恍惚，湖中已多出

一只渔船。遥遥驶来，似浅黑色的小点。目不可及，掏出手机，拉近焦距。只见船上两个人影。一站一坐，坐着的缓缓摇橹，站着的展开双臂，向湖中抛出一张大网。渔网不可见，只被那捕鱼人舒展的姿态迷惑，似已看见渔网中闪着银光的鲜鱼。

又一处美景在摇曳间展开。小岛上，一亭、一舟，本是随意，却似精心。“芦花深处泊孤舟。”一个“孤”字，却于太阳疾速升起之时，于苍凉本意之中有了些许暖意。

日头高照，水雾快速散去。是梦醒了吧，眼睛所及已不似同一个天地。怀疑吧，是不是怀疑了。只有打开手机，一帧帧如画的照片，证明我来过，证明了枣林湾的晨曦仙境。■



川西藏寨 摄/王喜根

吃在日本

文/刘旭东

这是神户的一家小饭馆。小得比国内的小饭馆还要小。没有餐厅，没有餐桌，只有一排长柜，几张椅子，看样子与西方酒吧的吧台差不多。服务员是两个小伙子，人都很胖，我疑心他们曾做过相扑运动员。他们很热情地向我们致意。有两个年轻的日本女人正在吃着。我们一行人从她们的身后侧身而入，坐了下来。这家餐馆只供应寿司。寿司是日本特有的吃食，其实就是一种抓饭，用一张紫菜将饭卷成春卷大的一团，里边还可以包上一条小鱼，没有别的东西。你要一份，他就给你卷一份。我没有吃过这东西，看着那侍者油腻腻的手在案板上卷来卷去，

心里有些发毛。但是看他们吃得很香，也就硬着头皮吃下去。其实真是很香。我问赤松，这米饭为什么这么香，他说是发酵过的。原来如此。

赤松说要不要来点啤酒？我说，不，我要点清酒。到日本不喝点清酒，说不过去。以前读日本的文学作品，把清酒写得神乎其神，现在到了日本，怎能不亲口尝尝呢？赤松瞪大了眼睛，说OK！

清酒其实就是米酒，与我老家的糯米酒没有什么不同。吃在嘴里，甜甜的，象酒酿。我说这酒我能喝一瓶。赤松又瞪大了眼睛表示怀疑。我想你不要不信，没准这造酒的方法还是从我们中国引进的呢。

赤松说他也是一个美食家。希望我们在日本能吃到不同风味的美食，所以这天带我们去一家印度餐馆吃晚饭。

穿过好几条马路，找到了这家餐馆。但里边好象没人吃饭，正疑心它是否开张时，门开了，一个日本小姐把我们迎了进去。进去一看，这哪是餐馆，倒是住家。我疑惑地看看赤松，见他没有什么表示，还是跟着坐了下来。餐厅的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装饰物，有斗笠、有蓑衣，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农具样的东西。总之是一派农家情调，其中又透着些南亚风情。这样的装饰，在高度现代化的日本，倒是难得见到的，真

可谓匠心独运、返璞归真了。正在四处打量着的时候，小姐送来了菜单。赤松接过就点菜，却是点这样也没有，点那样也没有。赤松无奈，只得随便叫了几个菜，一个是孜然牛肉，还有一种叫不上名字的饼。再喝一点印度茶，加啤酒。我们草草吃了走人。但是一算账，钱却不少。赤松叽里咕噜说了一顿，那小姐只是含笑点头，并不作答。

走出门去，赤松忍不住摇摇头。我知道他是因为上了这家黑店而懊悔了。

“吉野家”是东京有名的快餐连锁店。据说全日本都有它的分店。它的老板以前是一个卖牛杂碎的，因

为生意做得好，后来创制了这种快餐，一下子风靡日本。店不大，外面是一张“U”字形的台子，让客人们围坐着。那开口的地方，连着里边的操作间，中间是一个小姐不停地为客人端饭送汤。我们坐下来，小姐立即端来一只大木碗，里边装了米饭，米饭上是几片牛肉和洋葱，米饭里是牛肉卤。如果你口味重，它的桌子上有免费的糖姜丝，帮你下饭。一会儿，小姐又送来一碗罗宋汤。我看客人们都是低头吃饭，吃完就走，没有人坐下来谈闲话、聊大天的。心想日本人的生活真是紧张，不过，日本的繁荣，恐怕也是这样干出来的。■